

|下|

浣春归

YAN

NONG

works

烟
秣
著

GUI

但凡伴随紫微星动而降生的女生，都会有不平凡的人生吧。

噬心蛊、心头血、帝国太子、当朝太原王、
还有那冷漠薄情的皇后姐姐……

这刀光剑影里的爱恨杀念
他国与家国的小情大爱啊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| 下 |

浣春归

烟
稔

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浣春归 / 烟秣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113-6159-2

I. ①浣… II. ①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7447号

浣春归

著 者: 烟 秣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月 姝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37 字数: 655千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6159-2

定 价: 59.80元 (全二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| 第二十八章 | 柔情蜜意 / 001

| 第二十九章 | 姐妹对决 / 015

| 第三十章 | 燕昊归来 / 020

| 第三十一章 | 得偿心愿 / 030

| 第三十二章 | 布下暗线 / 050

| 第三十三章 | 街边乞丐 / 064



| 第三十四章 | 夜探别院 / 075

| 第三十五章 | 无迹可寻 / 083

| 第三十六章 | 似曾相识 / 095

| 第三十七章 | 英雄一世 / 108

| 第三十八章 | 陡然失忆 / 122

| 第三十九章 | 月夜打劫 / 133

| 第四十章 | 计谋深重 / 146

| 第四十一章 | 清凉兵变 / 158

| 第四十二章 | 风起云涌 / 166

| 第四十三章 | 噬心蛊毒 / 178

| 第四十四章 | 寻找解药 / 195

| 第四十五章 | 阴差阳错 / 205

| 第四十六章 | 献血解毒 / 217

| 第四十七章 | 良才惊世 / 231

| 第四十八章 | 燕昊举兵 / 243

| 第四十九章 | 艳惊四座 / 253

| 第五十章 | 恍如隔世 / 262

| 第五十一章 | 大势已去 / 269

| 第五十二章 | 我心如故 / 275

| 第五十三章 | 浣春而归 / 282

| 番外 | 赫连毓 / 287



柔情蜜意

第二十八章

明亮的阳光照在庭院里，一片灿烂。

庭前落英缤纷，全是紫薇花的花瓣，一地的深红浅紫与玫红，纷纷扬扬飘起落下，如花雾般迷人眼。

多年前，赫连毓便命人在这院子里栽了紫薇，只因为她喜欢紫薇花，而且她的名字里有个谐音的“微”字。每当无事可做时，他便会看着那些花朵，仿佛看久了便能看见慕微站在那里朝他妩媚地笑。

“王爷，王妃醒了！”屋子里传来秋月惊喜的声音。赫连毓一听，精神一振，大步向屋里走去。

“恭喜王爷。”

声音娇滴滴的，似乎能滴出水来。赫连毓根本没有留意是谁，头也不回地朝内室走去。秋雨站在那里，怔怔地望着赫连毓的背影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最终没有说出话来。

赫连毓走到床前，见慕微并没有完全睁开眼睛，长长的眼睫毛微微颤动，额头上汗涔涔一片，秋月正拿着帕子在替她擦拭。赫连毓伸手将帕子拿过来，弯下身子细心地替她擦起汗来，见慕微脸上有一丝惊慌痛苦，不由得心中大痛，握住慕微的手道：“微儿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受苦了。”

慕微慢慢睁开眼睛，方才她做了个很长的梦，梦见燕昊穿着白衣，手中捧

满了水，正在为自己洗头发，水从她的头发上溅落，掉到地上，映着阳光，不住地发亮。

他拿着帕子轻柔地替她擦着头发，淡淡的芬芳萦绕在鼻尖，一抬眼便看见燕昊深情的眸。她与他慢慢贴近，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，可就在要贴到一处时，燕昊倏然不见。

“燕昊，燕昊！”她焦急地喊着，在一片白色的雾里奔走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身影，耳边有焦急的声音：“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有人在替她擦汗，慕微能感觉得到，那般细致，那般轻柔。“是秋月吗？”她轻声问。就听耳边有秋月的声音：“王妃，是王爷在给你拭汗。”

慕微的眼前有一线微光，她有几分想流泪的感觉，赫连毓为何还会这样对她？他分明知道自己与燕昊的感情，任何一个男子都忍受不了自己的妻子心中惦记着另外一个男人，为何他这般容忍？

“秋月，你出去，将门关上。”赫连毓抓住慕微的手，能感觉到她在微微地颤抖，他也忍不住颤抖起来。他不知道慕微为何会颤抖，却知道自己的颤抖是因为那份失而复得的快乐。

秋月应了一声，扯了一下呆呆站在门边的秋雨，两人退出内室，反手将门掩上。内室里只有慕微与赫连毓，还有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，温暖、明亮。

“微儿。”赫连毓紧张地唤了慕微一声，“你睁开眼睛看着我。”

慕微知道已被赫连毓识破了，只能慢慢睁开眼睛，刺眼的阳光照在脸上，睫毛上如撒了一层金粉：“王爷……”

“别这样喊我。”赫连毓捏紧了慕微的手，眼里充满着渴望，“喊我毓哥哥，或者夫君，如何？”

“夫君？”慕微只觉得这称呼喊出口实在艰难。她与赫连毓拜堂成亲了，他确实是自己的夫君，而她的身子已给了燕昊，她应该喊燕昊“夫君”才是。看着赫连毓关切兴奋的脸，慕微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现在还没适应过来，还是喊你赫连毓吧。”

赫连毓有几分失望，只不过这称呼总比“王爷”要好，他笑了笑：“那就先这么喊着，等你习惯了，再喊夫君，如何？”

似乎有什么东西哽在喉里，慕微眼里忽然有了一点儿泪意，她朝赫连毓摇了摇头：“赫连毓，我不值得你这么做，真的。”

“不要说这样的傻话，你是这世上最纯最美的女子，我很小的时候就想着

长大后要娶你为妻。你值得我为你付出一切。微儿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你相信我。”赫连毓抓住慕微的手，不让她的眼神逃离，“忘掉那个燕昊吧，咱们两人快快乐乐地过日子。”

忘掉燕昊？如何可能？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！慕微好一阵心痛，压着那沉沉的泪意，她咬着牙对赫连毓道：“赫连毓，我不是最纯最美的女子，我真的没有你说的那样好。”她犹豫着，最后还是说出了那句话来，“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躯，你不必再拿‘纯’字来形容我。”

顷刻间，赫连毓的脸色骤变，手也松开了。就在慕微以为他会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时，就见赫连毓低了头，唇轻轻地在她额上掠过：“你说过的，今后不会再见燕昊，我又何必计较以前的事。微儿，我们将过去忘记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”

慕微呆住了，看着赫连毓那张执着的脸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落日熔金，暮色四合，云彩被夕阳染得金灿灿的。一抹鲜红的晚霞，如美人唇上的口脂，红艳艳的一片。

“让厨房送晚膳进来，我要陪王妃用饭。”赫连毓起身朝外边吩咐了一句，就听见有人细声答应后，脚步声渐远。

“微儿，饿了吧？”赫连毓朝慕微笑了笑，“你放心，有我照顾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一丝闪失。”

慕微没有出声，只是望着屋顶。屋里有着淡淡的香味，也不知是花香，还是点了熏香。

不多时，秋月和秋雨两人端了托盘进来：“王爷，王妃，请用膳。”

赫连毓拿起白玉碗，笑着舀出了一些汤汁：“微儿，我先喂你喝汤，这鲑鱼据说是补血的，你中箭失了那么多血，该多喝一些。”

汤汁已经炖得雪白，青葱与姜丝漂浮在上面，格外清爽。赫连毓拿着玉勺放到慕微唇边：“微儿乖，喝汤。”

慕微只觉得脸上发烧，轻声道：“王爷，秋月、秋雨还在旁边呢。”

赫连毓爽朗一笑：“她们在又如何？我照顾我的妻，旁人还会笑话？”

“是啊，王妃，王爷对你这么好，真是好福气。”秋雨艳羡地看着那白玉勺，心中感叹慕微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王爷这般对她，她却偏偏总是冷着一张脸，也不知道昨晚是跟谁逃走了，王爷这般不计前嫌地将她追回来，还下令

府中的下人不许再提这件事，看来王爷对她，实在是用情至深。

慕微听着秋雨在旁边附和，看了她一眼，只觉得她今日的眉眼完全不似平常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谄媚，只是那一脸谄媚，却是冲着赫连毓的。

莫非她有什么别样的想法？慕微忽然想到了慕夫人在出嫁前与她说的话：

“微儿，男人不一定因为你生得美貌便一心一意对你，你要看开些，若宇文家的七小姐要与你争宠，你只管在自己的陪嫁丫鬟里挑个美貌的给太原王做侍妾，反正侍妾在王府里是不会少的，你主动给他，既能让你的丫鬟帮你固宠，也能让太原王觉得你贤惠。”

慕微当时只是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她根本没想过要去争宠。宇文如眉将赫连毓霸占了去，她是求之不得，这样自己就有机会独处，可以静静地想燕昊，不会有人来干扰她这一份宁静。

如今，瞧着秋雨那张脸，慕微默默地想，如果她真有那份心思，自己一定会让她满足心愿。要是有人愿意替她分担一部分压力，她会发自内心地感激。

赫连毓与慕微二人用过饭，秋月将净面的水送了过来。赫连毓接过秋月手中的帕子，一点点替慕微擦着嘴，见她唇上艳艳的红光，不由得心中荡漾，只觉得她白玉般的肌肤在烛光的映照下，分外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。

“你们出去吧。”赫连毓极力地吸了一口气，对身后的两个丫鬟道，“将东西都撤走。”

慕微能感觉到赫连毓眼中的变化，她心中咯噔一下，难道赫连毓要与她同床共枕？她只觉得全身都在紧张。

她不愿意，一点儿都不愿意。

她的身子已经给了燕昊，就不可能再容忍另一个男人侵占她的身体。看着赫连毓脸上浮起的红润，她低下头去，不再看他。

“微儿。”赫连毓的声音有几分颤抖，他感觉到自己身子里似乎有一把火，从心底蔓延上来，似乎要燃烧他的四肢百骸。慕微那光洁白皙的脖子、黑亮的一头青丝，无不吸引着他，让他往她那边靠近。

他几乎就要闻到她肌肤的香味，感觉到她温热的呼吸……赫连毓心旌摇荡，伸手将她的脸捧起来，正要唇落在她的唇瓣上，就听慕微轻呼一声：

“好痛。”

赫连毓吃了一惊，赶紧挪开身子，就见慕微皱着眉头，左边肩膀上包扎着的布条上渗透出点点红色：“微儿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碰到了我的肩膀，好痛。”慕微皱眉道，“快喊秋月进来，让她给我换药，重新包扎一下。”

“是我不好，我忘记你肩膀上还有伤……”赫连毓重重地打了自己一拳，“微儿，请原谅，我只是一时情不自禁。”他恋恋地看着慕微的脸，“你好好歇息，等你肩膀上的伤好了，我们再来过这洞房花烛夜。”

赫连毓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，朝外边喊了一声：“秋月，快进来服侍王妃。”

秋月有几分惊讶，瞧着赫连毓那样，似乎想与小姐同眠，可为何又改变了主意？来不及多想，她匆匆忙忙地走了进去。秋雨也忙站起来，朝走出屋子的赫连毓行了一礼：“王爷。”

“快去伺候王妃。”赫连毓没有搭理她，背着手走了出去。

天已经黑了，乌蓝的天幕里有一轮月亮。赫连毓站在紫薇花前，闻着那淡淡的清香，惆怅地看了看那茜纱窗里透出来的淡淡烛光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曾向慕微承诺过，会一直守候在她的身旁，用行动感化她，让她彻底忘记那个该死的燕昊。可欲速则不达，自己不能太心急，否则会将关系闹僵。他折了一枝紫薇花在手，轻轻一揉，手中有湿润的感觉，还有淡淡的香味。

“小姐。”秋月走进来见慕微坐在床头，一只手捂着肩膀，不由得有些惊慌，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你帮我重新包扎一下。”慕微扯了扯嘴角。方才她见赫连毓似乎有想要亲热的举动，情急之下，她用手将伤处狠狠地抠了一下，这才成功地提醒了赫连毓，她现在有伤在身，不宜侍奉。

“小姐！”秋月吓了一跳，忙去查看，“如何又出血了？”

慕微摆了摆手：“你去打些水来，不必多说。”

秋月忙起身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。慕微低头，见床边秋雨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她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秋雨，这里有秋月服侍我便够了，你去王爷那边瞧瞧，看还要不要人伺候着歇息。你是个聪明丫头，自然知道做事要手脚勤快些，为何还呆呆地站在这里？难道你只将我看成主子，便不将王爷看在眼里？”

秋雨惊愕地抬头看着慕微，见她脸色平静，这番话说得也很自然，没有半分勉强的意思，不由得有几分疑心。是不是自己想多了，或许慕微只是让自己去服侍太原王梳洗，并不是要她去自荐枕席，毕竟有谁会在自己还没圆房时就将自己的丫鬟推出去。

“王妃。”秋雨低声答道，“王妃，奴婢不敢，恐怕王爷有自己的丫鬟伺候呢，我去恐怕不大好。”

“有什么敢不敢的？你过去问问，若已经有了伺候的人，那你回来便是。”慕微没有抬眼看秋雨，只低头看着地上的影子。

“怎么，还站在这里做甚？没听见我说的话不成？”慕微皱了皱眉。这秋雨在慕府时没看出她有向上爬的心思，没想到自己刚刚嫁到太原王府，她便有了自己的小算盘。

秋月端着水进来时，正遇着秋雨急急忙忙地出去，她忙问：“秋雨，你去哪里？”

秋雨的脸微微一红：“王妃命我去看看王爷那边是否要人服侍梳洗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却十分清晰，在这暗夜里，如一根针，刺破了一片宁静。

月亮已经往中天爬了几分，旁边的星星在不住地闪烁。秋雨吸了一口气，端着一盆水，朝隔壁的屋子走去，到了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停住了脚步。

窗户上有一个黑影，秋雨出神地望着那个影子，心里如有一只小鹿在跳。那个身影在窗前晃了一下，很快就消失不见。

“王爷。”秋雨定了定心神，伸出手敲了敲门。

“是谁？”赫连毓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，带着丝不耐烦，还有一些疲倦，听得秋雨好一阵心慌。

“王爷，奴婢是王妃的贴身丫鬟秋雨，王妃让我来伺候王爷歇息。”秋雨的声音有些发颤。她原想说得娇柔一些，可开口完全变了腔调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开了，赫连毓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：“进来吧。”

秋雨将水盆放在桌上，将帕子绞了一把抖开来：“王爷，奴婢给您净面。”

赫连毓一把将帕子拿在手中，很不耐烦的模样：“不用，我自己来。”

三两下将脸洗干净，赫连毓将帕子扔到盆子里，朝秋雨瞥了一眼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秋雨的脸迅速红了几分，她羞答答地走到赫连毓身边，低声道：“王爷，奴婢替您宽衣。”

赫连毓有几分惊讶，挑眉看了秋雨一眼。这个丫鬟可真有意思，难道是想来自荐枕席？以前有个丫鬟想做这件事，被他一脚踢到门外，现在慕微的陪嫁丫鬟居然也起了这样的心思。

他站在那里，将双手平举：“宽衣。”

秋雨见他没有拒绝的意思，心中一喜，低头走了过去，站到赫连毓面前，颤抖着伸出手，将衣带解开，无意间触到了赫连毓的身子，脸更红了几分，只觉得两腿发软，手也抖得厉害。

索性放纵一回吧，她伸出手攀住了赫连毓的脖子，身子也附了上去：“王爷，秋雨觉得有些站不住脚。”

赫连毓冷冷地看了秋雨一眼，见她脸色红润，一双眸子莹莹有光地看着自己，心中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厌恶。他将她的手从肩膀上扯下来，将她猛地一掌推了出去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秋雨摔在了地上。

“王爷！”秋雨跌坐在地上，只觉得被摔得全身疼痛，她伸手撑住地，可怜巴巴地望着赫连毓，“是王妃命我来服侍王爷的。”

“王妃让你来服侍我，可没教你动那些歪心思！我与王妃都还未圆房，你这丫鬟倒打起这样的主意来了，谁给你这个胆子？”赫连毓愤恨不已，慕微竟然派她的贴身丫鬟来服侍自己，难道她不知道自己只在乎她，只想拥着她入眠？

看着地上的秋雨，赫连毓心中恼怒，抓起桌子上的盆子，将一盆水全淋在她的头上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不快滚？休得在这里讨嫌！”

似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秋雨闭着眼睛坐在那里，全身被浇透，衣裳紧紧贴着她的身子，将少女美好的曲线勾勒了出来。

“王爷……”见自己成了这般模样，秋雨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娇滴滴地喊了一声，用力将胸往外挺了挺。她便不信，赫连毓这般的少年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对着自己这样的身材，如何会不动心！

秋雨今年十六岁了，身材高挑，该隆起的地方如小山一般，腰肢处，细细的，似乎能一把掐断。她知道自己生得美貌，所以才有了非分之想。若被随便配个小子，那不是将自己埋没了？自从皇上给赫连毓赐婚，秋雨便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成为赫连毓的侍妾，摆脱丫鬟的身份。

她抬起头来，一双眼睛火辣辣地盯着赫连毓，没有半丝畏惧：“王爷，奴婢难道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能有吗？奴婢比王妃，难道逊色很多？”

赫连毓没有出声，向前一步，抓住她的手，拖着走了几步，然后飞起一脚，将秋雨踢到了门外。她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一只盆子便砸到了她身上：

“滚！本王再也不要看到你出现在我面前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门关上了。秋雨望着紧闭的房门，再看看自己，一阵说不

出的悲伤和幽怨涌上心头。她转头看了看慕微的屋子，没有烛光，看来秋月已经服侍慕微睡下了。

这样宁静的月夜，这般动静，恐怕这院里没有睡着的人都听见了吧？秋雨支着身子爬起来，悲愤地看了看自己，身上到处都是水，衣裳也脏了。

小姐是故意的，她明知道现在赫连毓心情不好，还鼓动自己去服侍他，她肯定知道自己的心思，却不点破，只是推自己往赫连毓的屋子去，分明就是想看着自己被赫连毓羞辱。

秋雨拎着湿答答的裙子，低头慢慢从慕微的窗下走过，眼神怨毒地看了看房门，恶狠狠地咬牙低低地啐了一口。没想到素日里再和气不过的小姐，竟然会这般恶毒，为了看她的笑话，故意给她希望！

月亮已至中天，外边静谧，赫连毓披了一件长袍，从屋里走了出来。他在门口踌躇了一阵，最后还是挪动脚步，悄悄来到慕微的窗下。

窗子紧闭，茜纱窗映着月光，有一种冷冷的颜色。赫连毓伸手轻轻抚摸着茜纱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微儿，你为何要这般排斥我？”

他心疼她的伤口，自愿不与她同房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她竟将自己的贴身丫鬟送过来。这，难道是她对自己的弥补吗？赫连毓出神地盯着那扇纱窗，摇了摇头：“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要。”

燕昊，赫连毓的手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。自从燕昊劫持了她，慕微对自己便改变了态度，以前两人之间那深厚的感情，一日日淡薄下来，直到如今仿佛形同陌路。

他今日放走燕昊，只愿燕昊能信守诺言，不再来大虞。下次他胆敢再来，自己绝不会饶过他，即便是慕微为他求情，也不会放过他。

成亲第二日，本该去宫里拜见太后与皇上、皇后，因慕微受伤，赫连毓派人向宫里递了个折子，说明了情况。高太后看了折子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

“墨玉，你说太原王这是怎么了？为一个慕二小姐，人都失魂了不成？不管那慕二小姐病得多厉害，只要是能走，总要进宫谢恩才对，可他倒好，送个折子过来便没了声响，到底有没有将哀家放在眼里！”

墨玉站在一旁陪着笑：“娘娘莫生气，太原王不是那种没有孝心的人，定是那慕二小姐伤势严重，否则如何会不进宫来？”

高太后捡起折子又看了看，嘟着嘴没有说话，好半日才道：“派人去皇上

皇后那边打探一下，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动静。”

“是。”墨玉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高太后见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皱着眉盯着那漏进来的一线阳光，心中好一阵失落，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，难道毓儿也是这样？

阳光灿烂，照着一地的紫薇花，五彩缤纷。秋月推开窗，一线金色的阳光照进来，将屋子照得亮堂堂的。

“小姐，今儿可真是个好天气。”秋月趴在窗户上，瞧着秋霜、秋凌在打扫庭前的落花，笑嘻嘻地道，“知道小姐今日回门，老天爷都赏了好天气呢。”

慕微坐在床上，望了一眼外边，她只看见窗外的紫薇花，瞧不见那碧空万顷。但瞧着那金色的阳光，也知道今天天气不错。

大虞的规矩，成亲第三日，新姑爷要陪着小姐回府拜望岳父岳母。昨晚赫连毓已经提了这件事，慕微听说能回娘家，心中很是高兴。

秋月疑惑地望了望窗外：“今日怎么不见秋雨人影？莫非赖床了不成？我去喊她。”

慕微没有说话，坐在床上望着秋月的背影，心中默默想着心事。昨晚，她让秋雨去服侍赫连毓歇息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赫连毓留下。她看了窗外一眼，仿佛看见一袭紫衣晃了过去，心中不由得有些慌乱，难道赫连毓过来了？

“微儿，你真让我失望。”她正胡思乱想，就听一阵脚步声，抬头就见赫连毓正站在门口不满地看着她，“微儿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不是旁人。我有耐心等着你喜欢上我，你不必将旁人推到我们中间来。”

“赫连毓，若我再也不会喜欢旁人，你该怎么办？”慕微摸着枕头，那里有燕昊的画像，是她一笔一笔画的，画了一个多月。每日晚上，她都枕着他的画像入眠，希望能在梦中遇到燕昊。

“不会的，你肯定会喜欢上我的。”赫连毓大步走了过来，一把握住了慕微的手，“微儿，我相信我不会那般没用，我会是一个体贴的好夫君，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，你要相信我。你遇见燕昊，不过是做了一场梦，梦醒后就会明白了。”

慕微没有出声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赫连毓的眼睛，在那里，她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自己。

“小姐，起床梳洗了。”秋月端着水盆进来，及时将两人之间的沉默打

破。赫连毓松开了慕微的手，深深凝望了她一眼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“小姐，秋雨真的赖床了，我去喊她，她还睡得迷迷糊糊的。”秋月笑着将帕子拧干，仔细地替慕微擦着额头的汗，“她倒也奇怪，到了陌生的地方反而睡得这般香甜，似乎都不认床。”

慕微有几分尴尬，秋月这说笑是为了让她安心。秋雨哪里会睡得好，自己遣了她去服侍赫连毓，却被赫连毓拒绝，肯定会很难堪吧。慕微靠床坐着，忽然懊悔起来。赫连毓说得对，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，她没有必要将无辜的秋雨扯进来。

刚净了面，秋雨便趿拉着鞋子走了进来，一脸疲惫。她走到慕微面前，没敢抬眼，只随意问了一句安。慕微没有计较，在秋月与秋雨的搀扶下坐到了梳妆台旁。

秋雨手巧，素日里都是她给慕微梳头发。慕微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通过镜子瞧见秋雨的手似乎没有往常那般灵活，一把青丝握在手里，好半天都不成形状。秋月在旁边看了有些着急，将梳子从秋雨手中夺过来：“秋雨，你今日是怎么了？磨磨蹭蹭的，可别误了小姐回门的吉时。”

秋雨涨红了脸，移到一旁。慕微淡淡道：“秋月，秋雨昨晚没睡好，你就别多嘴了，帮我梳个如意髻便是。”

秋月嘻嘻一笑：“小姐，我也就会梳如意髻。”说着便将头发绾了起来，主仆两人都没看站在旁边的秋雨。因疑心慕微话中有话，秋雨的脸色越发红了几分。

“微儿，来用饭。”慕微刚梳洗好，换上衣裳，正准备往屋外走，就见赫连毓又走了进来，“微儿，我已经问过了母亲你爱吃什么菜式，特地写了一张单子给厨房，今日做的便是你最喜欢吃的。”

秋月看了看他手里的托盘，见上边一个白瓷汤盅里，盛着金丝燕窝粥，旁边有千层玫瑰糕、鹅油酥心卷儿、黄金烧卖，还配了几样开胃小菜和一碗雪白的鱼汤。

“这鱼汤一定要喝，补血。”赫连毓将鱼汤端到慕微面前，“我来喂你。”慕微脸色一红，看了看旁边的秋月与秋雨：“我自己来便好。”

“现在你的手不方便，我喂你。”赫连毓执拗地看着慕微。

“王爷，这种事让丫鬟做便是。”慕微有几分无奈，赫连毓这般看着自己，让她仿佛被他困在围城里一般。不得已，她只能又将“王爷”的称呼搬出

来，好让自己与他显得有些疏远。

“不行。”赫连毓很是执着，将小匙送到慕微嘴边。

无奈之下，慕微只能张口将那鱼汤吞下去。

慕微只觉得好一阵难过，看着赫连毓那专注的神情，她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。

马车辘辘之声在耳边萦绕，慕微静静地坐在马车里，一缕阳光照进来，赫连毓坐在慕微身边，一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却不住地微微动来动去。他很想伸手揽住慕微的肩膀，可又害怕她会对自己恼怒，心中煎熬着。最终那份渴望战胜了怯弱，他慢慢地将手从膝盖上挪开，悄悄地从背后伸了过去。

慕微的身子一僵，感觉到赫连毓揽住了自己的肩膀，她挺直了背，低声道：“赫连毓，我的肩膀还伤着呢。”

赫连毓想到慕微受伤，讪讪地将手放了下来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帘子。

慕微见赫连毓将手放下，也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目不斜视地坐在那里，心中不由得略显愧疚。以后怎么办呢？她心中有几分慌乱，眼前晃过燕昊的面容，他似乎正悲伤地看着她。

“王爷，王妃，慕府到了。”

赫连毓跳下车，伸手扶住慕微：“微儿，小心。”他留意看了看慕微的肩膀，见她抬起来都很吃力，心中懊悔，自己不该冲动射了那一箭，要不现在的慕微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

慕家见慕微回来，都很高兴，慕老夫人看了看赫连毓与慕微，连连点头：

“真是一对佳偶。”

慕华寅摸了摸胡须，问道：“太原王，微儿，你们为何第二日没有进宫去向太后娘娘问安？”

微儿成亲那日，有几个人想要劫持喜轿，被两百羽林子抓住了。慕华寅纳闷，皇上与赫连毓是在暗中策划什么？

赫连毓生性凉薄，若没有原因，绝不会做出赐婚这种事来。而且为何在慕微出阁那日，太原王要安排两百羽林子护送？莫非他早就知道有人会来劫持慕微？那这个前来劫持慕微的人又会是谁？

慕华寅盯着坐在一处说话的赫连毓与慕微，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虽然成亲时女方不能参加婚宴，可手下早将那晚太原王府的异常情况向他

一五一十地报告了。太原王出府，又回来向皇上请调了一千羽林子，这里边透着诡异。究竟皇上与太原王在捉拿谁，皇上竟然这般放心地拨一千羽林子给太原王？

自己的女儿好像有哪里不对，总觉得她怪怪的，可又说不出怪异在什么地方。她依旧是那般浅浅地笑，一双眼睛清澈如水，左顾右盼间，眼波流动。

慕老夫人听慕华寅这般说，吃了一惊：“微儿，莫非你们没有去皇宫？”

赫连毓点头道：“嗯，没去。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慕家人知道慕微受伤。

“怎么能这样不懂礼节？”慕老夫人皱了皱眉，“你们两个莫要久留了，用过午饭便赶紧进宫去吧，但愿太后娘娘会宽宥你们两人不懂规矩。”

金色的阳光在主殿门口留下一方印记，瞧着十分温暖，高太后却觉得很刺眼。两个人影出现在门口，很快就从那方方正正的阳光印记里消失，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给母后问安。”赫连毓与慕微双双跪在高太后面前，低着头，一副恭顺的模样。

“都起来吧。”高太后声音轻快，仿佛带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在迎接她的儿媳，没有半分芥蒂。

赫连毓扶着慕微站了起来，朝高太后笑了笑：“母后，您没有怪罪儿子吧？”

“怪罪你什么？”高太后笑咪咪地望着赫连毓，“你都递了折子说明了情况，母后还能怪你？”她凤目微扬，朝慕微看了一眼，心中暗道，要怪，也只怪这慕二小姐，自己的儿子是天底下最好的，就是遇着这样一个狐媚子，才会将他的心勾了去。

“微儿，我说母后不会怪罪吧。”赫连毓开心地看了慕微一眼，“你快些给母后敬茶。”

旁边一个姑姑捧着一个茶盘站在高太后身边，慕微走过去，双手捧着茶盏跪在高太后面前：“太后娘娘请用茶。”

捧着茶盏还不需用力，可将茶盏举起来时，左边肩膀便有些疼痛，那茶盏微微晃动了几下，里边的茶水也微微荡漾。高太后瞥了慕微一眼，脸上有几分不悦，竟连一个茶盏都拿不稳，这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？

高太后将背挺直了几分，漠然问道：“慕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听到高太后的声音有几分冷，赫连毓心中一急，忙将慕微手中的茶盏接过